



林中水滴

LINZHONG SHUIDI





林中水滴

[苏]米·普里什文 著

潘安荣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林中水滴

〔苏〕米·普里什文 著

潘安荣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1/32 印张8 1/2 插页2 字数158,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300

书号：10151·754

定价：1.85元

目 录

大自然的日历 (选译)

秋 天	3
大地的眼睛	3
小偷的帽子着火啦	4
鸟之梦	4
死 湖	10
初 雪	11
天 鹅	11
人 影	13
松 鼠	15
胡 萝	17
雪 兔	18
美的主人	19
雾	20
“伊万和玛丽娅”	21
追 猎	23
安恰尔	32

人 参

——一六45

叶 芹 草

荒 野	155
荒 野	155
青色的羽毛	158
乌云笼罩的河	160
别 离	161
求偶飞行	161
阿里莎的问话	162
深 渊	164
岔 路 口	166
水滴和石头	166
留声机	167
生的欲望	168
歌德错了	168
结婚的日子	169
老 鼠	170
白 桦	171
秋 叶	172
当了俘虏的树	173
一缕活的烟	174
生存斗争	174
动	175
大 河	176

牧笛	176
可悲的想法	176
Circulus vitiosus	177
离别和见面	178
叶芹草的女儿	180
老椴树	181
欢乐	182
胜利	182
最后一个春天	182
近在眼前的离别	183
杜鹃	183
大地的微笑	184
林中的太阳	184
老椋鸟	185
小鸟	185
开花的草	186
野蔷薇开花	186
鼓鼓的水泡	187
亲爱的茶炊	187
韵律	188
水	188
幼嫩的小叶子	188
在老树墩旁边	189
在溪边	190
水的歌声	190
风吹琴的乐声	190
第一朵花儿	191

致不认识的朋友	191
最高的一轮树叶	192
麦 粒	193
隐蔽的生活	193
幼芽发光的晚上	194
林中小溪	195
花 河	200
增添生机的细雨	200
水和爱情	201
稠 李	201
松 树	202
一口牛奶	202
女房东	202
姗姗来迟的春天	203
母 菊	204
爱 情	204

林 中 水 滴

树	209
树 根	209
蛇麻草	210
一条树皮上的生命	210
瑞 香	210
树桩——蚂蚁窝	211
森林的墓地	211
水	214
涅尔河	214

倒影	215
林中客人	216
林中深渊	216
乌鸦	217
松鼠的记性	218
三个兽洞	218
梭鱼	219
田鼠	219
啄木鸟	220
落后的野鸭	220
蜘蛛	221
客人们	224
一年四季	228
自然晴雨表	228
最初的小溪	228
亮晶晶的水珠	229
春装	230
稠李凋谢了	230
杨花	231
第一只虾	234
春天的转变	234
柳兰	235
河上舞会	235
早天	235
小白杨感到冷	236
落叶期	236
降落伞	236

星星般的初雪	237
森林中的树木	237
人的踪迹	239
我的家	239
蜜	239
森林中的人	240
审判员打猎	241
梭 鱼	242
啄木鱼的作坊	243
小 舟	243
两种高兴	243
啄木鸟的作坊	244
风 格	245
自来水笔	246
热切的关注	246
损 失	247
话语和种籽	247
暴风雪	247
人的宝藏	248
自由生存	249
追求王位者	250
作家和写生画家	251
我的狩猎	251
创造彩色的力量	252
为直的道路而斗争	253
译后记	潘安荣 254

大自然的日历
(选译)



秋 天

大 地 的 眼 睛

从早到晚风风雨雨，寒气袭人。我不止一次地听失去爱人的妇女说起，仿佛人的眼睛往往要比知觉死得早，有时，临终的人竟会说：“怎么啦，我亲爱的，我看不见你们啦。”——这是说，眼睛已经死了，说不定下一个时刻舌头也会不听使唤了。且说我脚边的湖吧，也正是这样：在民间传说中，湖就是大地的眼睛。这一点，我是早已知道的：大地的眼睛要比万物更早地逝去，更早地感到日光的消失，在森林中刚刚展开争夺落日余晖的奇景的时候，在有些树木的梢头燃起了熊熊的火焰，宛如树木本身放光的时候，湖水却似死了的一般，就象一座埋着冷鱼的坟墓。

雨，使得庄稼汉苦恼万分。雨燕早已飞走了。泥燕群集在田野上。天气已经冷过两回。椴树自根到梢完全发黄。马铃薯也变黑了。遍地铺满了亚麻。鹳鸟已经出现。夜晚变长了……

小偷的帽子着火啦^①

黄金世界里静悄悄的，草地上铺着银霜，宛如麻布。早上八点钟，露珠才冲涮银霜，白桦树下的麻布消失了。黄叶四处飘零。远方的云杉和松树为白桦送别，而高大的白杨，把红艳艳的帽子举到森林上空，我不知怎的回忆起遥远的童年时代一点也不明白的一句俗语：小偷的帽子着火啦。

燕子还留在这里。

鸟之梦

蜘蛛都冻僵了。蜘蛛网给风雨撕落，唯有那主人不惜用最好的材料织成的最好的网，在秋天阴雨的日子里，还能完整无恙地留下来，仍在捕捉能在空中活动的东西。眼前空中只有落叶在飘零，于是一张色泽艳红、缀有露珠的白杨叶子，落到了蜘蛛网里。它躺在无形的吊床上，给风儿吹得摇摇晃晃。太阳露了一下脸，叶子上的露珠象宝石般地闪闪发光。这使我目眩神移，随即想起了今年秋天，当白杨叶子成为雷鸟最佳美的食物的时候，我这个老猎人一定得熟悉一下雷鸟的生活，我还不止一次地在书本上看到和听人家说起，到那时候，仿

^① 这是一句俄罗斯俗语，原用来让小偷一听此言，自我暴露。作者看到白杨树的红树冠所以联想到此俗语，是因为在传说中白杨树是有罪的：圣经上所述耶稣门徒犹大为了三十块钱出卖耶稣，后受良心谴责，吊死在白杨树上，人们遂归罪于白杨树。——译者

佛在日落前的一小时左右，它们会飞落在白杨树上，啄食到天黑，睡在树上，次日早晨又啄食一会儿。

在大森林里一个小小的采伐迹地近旁，我出乎意外地发现了雷鸟。当我涉过小河的时候，我的一只皮靴子，哐的响了一声，声音惊动了一只雌雷鸟，从我头顶的白杨树上飞开去。这棵高大的白杨，长在针叶树林中的采伐迹地的边缘上，这儿有不少白杨，和白桦掺杂地长在一起。它们为了跟松树和云杉争夺日光，长得很高很高。离采伐迹地边缘几步路的地方，有一条被车轮压坏了的林道，整条道路都是黑色的，但在长着白杨的地方，散满了白杨叶子，远远望去，一地浅黄色的斑点；在这布满黄斑的道上，隐匿打猎是很不便当的，因为雷鸟现在应该只在白杨树上。采伐迹地是崭新的，去年冬天才有的，一堆堆留待今冬运出的木材，躺了一个夏天，都发黑了，它们埋在幼嫩的白杨树丛里，树上挂着仍然很鲜艳的宽大的杨树叶。老白杨树上的叶子，却几乎全都变黄了。我沿着林道，从这一棵白杨偷偷地走到另一棵白杨。天上细雨蒙蒙，微风轻拂，白杨树叶随风飘动，簌簌有声，雨珠到处淅淅沥沥，这一来，我听不清雷鸟采撷树叶的声音了。采伐迹地里突然有一只雷鸟从小白杨林中飞了起来，停落在采伐迹地那边一棵最靠边的白杨上，离我有两百来步远。我看了好一会，看它怎样不时地啄那树叶，迅速地吞下去。间或一阵疾风刮过，登时一切归于静寂，雷鸟采撷树叶或把树叶撕破的声音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于是熟悉了森林中的这种声音。当

雷鸟把粗枝上的叶子吃得差不多，够不着好叶子的时候，就怯怯地跳到低一些小枝上去，然而小枝过于细嫩了，弯了下来，雷鸟也跟着往下垂，赶紧张开翅膀，免得掉下来。不一会，我听见我这一边也有同样清晰可闻的裂帛声和嘈杂声，后来我还弄明白了，原来我周围各处那些藏在针叶树林中的白杨树上，都停着雷鸟。我也明白了，白天它们都在采伐迹地上玩耍，或者捕捉一些虫儿吃吃，吞几颗它们少不了的石沙，到了晚间，才飞上白杨树，在临睡前饱餐一顿喜爱的叶子。

日落之前，西风照例渐渐静息了。太阳突然将万道金光投入森林。我用两手兜着耳朵，继续谛听，听到在白杨树叶的轻微抖动中，有采撷树叶的声音，这声音比重浊的滴水声更为沉闷，更为刺耳。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悄悄去寻猎。我并不是在雷鸟高唱春歌之际大步流星的跑去，雷鸟全神贯注在悠扬的歌声里的时候，倒是什么也听不见的。眼下使我特别感到困难的是要走过一个大泥洼，那个泥洼里，看上去好象铺满了厚厚的杨树叶，实际上却满是水苔和泥泞。要想那泥泞在你拔脚时不发声响，须得将脚掌伸直，和大腿成一线，象跳芭蕾舞一样。而当你轻轻地把脚从泥泞里拔了出来时，粘在脚上的泥泞却又滴入水中，声音之响，真会吓杀人。可是你瞧，小老鼠却可以在落叶底下乱窜，窜过的地方，落叶塌了下去，象犁沟似的，并发出响亮的沙沙声，要是我这样做的话，雷鸟早就飞走了。看起来，这种声音在雷鸟是习以为常了，它知道是老鼠在跑，所以毫不介

意。如果是狐狸走过去，踩得枯枝啪啦一响，雷鸟在树上大概也会听得出，这是于它无害的狐狸在偷偷地行事。原来森林里一切都有定规，彼此之间都是协调地联系着的。但是，人是变幻无常的，什么都会做得出来，因而他的一声一息都会尖刻地干扰大自然的生活。

热情能够产生无限的耐心，时间充分的话，完全可以做到猫也似的动作，无奈时间不够了，太阳已经落山，再过一会儿，便不能射击了。我丝毫也不曾怀疑，我那雷鸟是停在我面前一棵白杨树的那一面的，但我不想绕过去，反正绕过去也来不及了。有什么办法呢？这棵白杨树的整个黄色的梢头，只有一个朝着那边晴空的窄小的天窗，此刻这个天窗忽而关闭，忽而开启。我明白了，那是雷鸟在啄食，关窗的是它的头，我甚至还看得见那头部的小鬚。本来，象我这样在最初弄清情况的瞬间就能举枪射击的人是不多的，偏偏这一瞬间我踩到了一根不曾看见的枯枝，吱的一声折断了，于是窗子开开了……后来更糟了，——那雷鸟觉察到了危险，呼噜噜叫了起来，仿佛在责骂我。还有，近旁另外一只雷鸟，恰巧这时候从树枝上下来，全身暴露在我眼前，因为距离太远了，我射不到它，但又不能移步前去，不然它一定会看见的。我屏住呼吸，用一只脚立着，另一只脚几乎悬着似的搁在枯枝上。这时，另有几只飞来过宿的雷鸟，散落在周围。有一只咤咤作声，从高高的白杨树上拨弄下来一些细枝，都是斜着咬断的，看到这些细枝，我们就可以断定，雷鸟要在这儿过夜了。我的那只雷鸟渐渐

安静下来了。很可能它正伸直了脖子，向四面八方环视呢。不久，在我和始终沙沙作响的小老鼠所在的树下，完全昏暗了。我原本看得见的雷鸟，也隐没在夜色中了。我想，所有的雷鸟，都已把长着小鬃的头藏在翅膀下面入睡了。于是我也抬起那条麻木了的腿，转过身，幸福地把酸胀的背脊靠在一棵树上，那只被这惊扰了的雷鸟，此刻正安安稳稳地睡在这棵树上。

黑夜里，当你在针叶树林中，知道在你的头顶上睡着巨鸟——那大生物时代的最后遗物——的时候，针叶树林变成个什么样子，真是难以言传的。所谓睡觉，其实并不那么安静，不是这儿微微一动，就是那儿在搔痒，再不然就是另一个地方发出咤咤声……我夜间独个儿在这里，不仅不觉得恐惧，反而好象是来亲戚家作客过新年。只可惜太潮湿了，天气又冷，要不然我就会在这里和雷鸟一起进入甜蜜的梦乡了。近旁什么地方有一个水洼，水珠从高高的大树的树枝上大概均匀地滴进这个水洼里，那树枝有高的，也有低的，那水滴也就有大的，有小的。我细细体味着这种声音，一待领悟过来，一切都成了美妙无比的音乐，替代了我曾经为之陶醉不已的那种优美的平凡的音乐。而正当野林中的整个夜景和水滴的旋律配合得恰到好处的时候，忽然传来了大煞风景的鼾声……

这并非出于恐惧，而是这种大煞风景的鼾声与我那壮丽的音乐会太不相称了，我匆匆离开了不知是谁在打鼾的野林。